

文章例话

叶圣陶◇著

叶圣陶的二十七堂作文课

这是一本讲怎样写作文的书。

二十七堂课的例文，篇篇出自文学巨匠之手，

朱自清、徐志摩、巴金、胡适、老舍、

蔡元培、沈从文、鲁迅、周作人……

叶圣老的选篇评点无不平实而到位，

尤有启迪心扉的作用。

踏入社会的青年才俊，犹在课堂的少年学子，

请来聆听一位大师告诉我们文章怎么写，怎么写得好。



文章例话

叶圣陶的二十七堂作文课

叶圣陶◇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章例话: 叶圣陶的二十七堂作文课/叶圣陶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 - 5382 - 7340 - 9

I. 文... II. 叶... III. 汉语 - 写作 IV. H1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4954 号

书 名: 文章例话——叶圣陶的二十七堂作文课

著 者: 叶圣陶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徐 悦

特约编辑: 王晓梵

装帧设计: 翁 涌

出版发行: 辽宁教育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政编码 110003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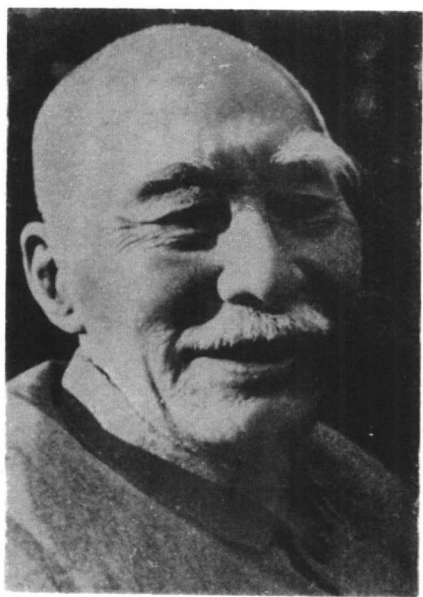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规 格: 32 开 (880 × 1230)

6.25 印张 118 千字

印 数: 1—6000

定 价: 18.00 元



叶圣陶



叶圣陶夫妇 1919 年春摄于江苏角直。他们那时都是小学老师



叶圣陶（右）嘱叶至善如何详复一位不相识者的来信。时约1987年秋，父寿九十四，子也七十岁了

敬復者：來示誦悉。冷飯還要炒，總覺難堪。
既承諸友相勸，只得勉從。依閣明微重印，刪
去自序及附錄兩篇，並將將由中國青年社出版
社出版處當除外。已函託雪峰兄，將稿中這稿
與嚴穆則考若干篇，且與主理刪去者，我亦不
同意。我僅將自一稿要來，刪版之時，交我自己校對
一回，俾得酌加修改，此不勝勉勵之至。
敬禮。

葉聖陶啟 八月二十日

序

今年《新少年》杂志创刊，朋友说其中应该有这么一栏，选一些好的文章给少年们读读。这件事由我担任下来，按期选一篇文章，我在后边说些话，栏名叫做“文章展览”。现在汇编成这本小书，才取了《文章例话》的名称。为了切近少年的意趣和观感，我只选现代人的文章。这许多文章中间有些是文艺作品，但是我也把它们看做普通文章，就普通文章的道理跟读者谈谈。——以上是声明的话。

现在我要告诉读者，文章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，写来作为消遣的。也不是恐怕被人认做呆子痴汉，不得不找几句话来说说，然后勉勉强强动笔的。凡是好的文章必然有不得不写的缘故。自己有一种经验，一个意思，觉得它跟寻常的

经验和意思有些不同，或者比较新鲜，或者特别深切，值得写下来作为个人生活的记录，将来需用的时候还可以供查考：为了这个缘故，作者才提起笔来写文章。否则就是自己心目中有少数或多数的人，由于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必须把经验和意思向他们倾诉：为了这个缘故，作者就提起笔来写文章。前者为的是自己，后者为的是他人，总之都不是笔墨的游戏，无所为的胡作妄为。

学校里有作文的科目。学生本来不想写什么文章，老师给出了个题目，学生就得提起笔来写文章。这并没有不得不写的缘故，似乎近于笔墨游戏，无所为的胡作妄为。但是要知道，学校里作文为的是练习写作，练习就不得不找些题目来写，好比算术课为要练习计算，必须做些应用题目一样。并且，善于教导学生的老师无不深知学生的底细，他出题目总不超出学生的经验和意思的范围之外。学生固然不想写什么文章，可是经老师一提醒，却觉得大有可写了。这样就跟其他作者的写作过程没有什么两样，学生也是为了有可写，需要写，才翻开他的作文本的。

以上的意思为什么必须辨明白？自然因为这是一种正当的写作态度。抱定这种写作态度，就能够辨别什么材料值得写，什么材料却不必徒劳笔墨。同时还能够辨别人家的文章，哪些是合于这种写作态度的，值得阅读，哪些却相去很远，尽不妨搁在一旁。

接着我要告诉读者，写文章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儿，艰难的事儿。文章的材料是经验和意思，文章的依据是语言。只

要有经验和意思，只要会说话，再加上能识字会写字，这就能够写文章了。岂不是寻常不过容易不过的事儿？所谓好文章，也不过材料选得精当一点儿，话说得确切一点儿周密一点儿罢了。如果为了要写出好文章，而去求经验和意思的精当，语言的确切周密，那当然是本末倒置。但是在实际上，一个人要在社会里有意义地生活，本来必须要求经验和意思的精当，语言的确切周密。那并不为了写文章，为的是生活。凡是经过这样修养的人，往往会觉得有许多文章要写，而写出来的往往是好文章。生活犹如泉源，文章犹如溪流，泉源丰盈，溪流自然活泼泼地昼夜不息。

从前人以为写文章是几个读书人特有的技能，那种技能奥妙难知，几乎跟方士的画符念咒相仿。这种见解必须打破。现在咱们要相信，不论什么人都能写文章。车间里的工人能写文章，田亩间的农人能写文章，铺子里的店员，码头上的装卸工，都能写文章：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生活。写文章不是生活的点缀和装饰，而就是生活本身。一般人都要识字，都要练习写作，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捐上一个“读书人”或是“文学家”的头衔，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见丰富，更见充实。能写文章算不得什么可以夸耀的事儿，不能写文章却是一种缺陷，这种缺陷跟瞎了眼睛聋了耳朵差不多，在生活上有着相当大的不利影响。

以上的意思为什么必须辨明白？自然因为这是对于写作训练的一种正当认识。有了这种认识，才可以充分利用写作这一项技能，而不至于做文章的奴隶，一辈子只在文章中间

讨生活，或者把文章看得高不可攀，一辈子不敢跟它亲近。

这本小书中选录的二十四篇文章可以作为前面的话的例证。第一，这些文章都不是无聊消遣的游戏笔墨，各篇各有值得一写的价值才写下来的。第二，这些文章都不是魔术那样的特殊把戏，而是作者生活的源泉里流出来的一股活水，所以那样活泼那样自然。我决不说这些文章以外再没有好文章，我只想给读者看看，这样的文章就是好文章了。要写好文章绝不是铺一张纸，拿一支笔，摇头摆脑硬想一阵就能办到的事儿：读了这二十四篇之后至少可以悟到这一点。

我在每篇之后加上的一些话，性质并不一致。有的是指出这篇文章的好处，有的是说明这类文章的做法，有的是就全篇说的，有的只说到其中的一部分。读者看了这些话，犹如听老师在讲解之后作一回概说。于是再去读其他文章，眼光就明亮且敏锐，不待别人指点，就能把文章的好处和做法等等看出来。如果文章中有不妥当的地方或者不合法度的地方，自然也能随时看出来，不至于轻轻滑过。这不但有益于眼光，同时也有益于手腕。自己动手写作的时候，什么道路应该遵循，什么毛病必须避免，不是大致也有数了吗？总之，我编这本小书的意思跟认真的老师同其志愿，只希望对读者的阅读和写作方面有些帮助。

末了还得说明，阅读和写作都是人生的一种行为，凡是行为必须养成了习惯才行。譬如坐得正站得直，从生理学的见地看，是有益于健康的。但是决不能每当要坐要站的时候，才想到坐和站的姿势该怎么样。必须养成了坐得正站得直的

习惯，连“生理学”和“健康”都不想到，这才可以终身受用。阅读和写作也是这样。临时搬出些知识来，阅读应该怎么样，写作应该怎么样，岂不要把饱满的整段兴致割裂得支离破碎？所以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必须化为习惯，在不知不觉之间受用它，那才是真正的受用。读者看这本小书，请不要忘了这一句：养成习惯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

目录

序

朱自清《背影》	001
茅 盾《浴池速写》	009
徐志摩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	015
苏雪林《收获》	021
郭沫若《病》	027
夏丏尊《整理好了的箱子》	035
巴 金《朋友》	041
丰子恺《现代建筑的形式美》	047
赵元任《科学名词跟科学观念》	051
韬 奋《分头努力》	057
胡愈之《青年的憧憬》	063
胡 适《差不多先生传》	069
老 舍《北平的洋车夫》	075
夏 衍《包身工》	081
俞庆棠《写给上海学生请愿团的一封公开信》	087
尤炳圻《〈杨柳风〉序》	095
蔡元培《杜威博士生日演说词》	103

沈从文《辰州途中》	109
徐 盈《从荥阳到汜水》	115
鲁 迅《看戏》	121
萧 乾《邓山东》	127
刘延陵《水手》	135
周作人《小河》	141
丁西林《压迫》	147
附录	
卞之琳《给建筑飞机场的工人》	157
契诃夫《苦恼》	165
爱狄密勒《〈上海——冒险家的乐园〉序》	175
重印后记	185

朱 自 清

背 影

……父亲要到南京谋事，我也要回北京念书，我们便同行。

到南京时，有朋友约去游逛，勾留了一日；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，本已说定不送我，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嘱咐茶房，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，怕茶房不妥贴；颇踌躇了一会。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，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，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，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；他只说，“不要紧，他们去不好！”

我们过了江，进了车站。我买票，他忙着照看行李。

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脚夫行些小费，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，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，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；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，夜里要警醒些，不要受凉。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的迂：他们只认得钱，托他们直是白托！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，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？唉，我现在想想，那时真是太聪明了！

我说道，“爸爸，你走吧。”他望车外看了看，说，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，须穿过铁道，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，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本来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让他去。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把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，怕他看见，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，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。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到这边时，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，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扑衣上

的泥土，心里很轻松似的。过一会说，“我走了；到那边来信！”我望着他走去。他走了几步，回过头看见我，说，“进去吧，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，再找不着了，我便进来坐下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

……

这篇《背影》，大家说是朱自清先生的好文章，各种初中国文教科书都选了它。现在我们选读它的中部。删去的头和尾，分量大约抵全篇的三分之一。

一篇文章印出来，都加得有句读符号。依着句读符号读下去，哪里该一小顿，哪里该一大顿，不会弄错。但是句中词与词间并没有什么符号。就得用我们的心思给它加上无形的符号，划分清楚。例如看见“父亲要到南京谋事”，就划分成“父亲——要——到——南京——谋事”，看见“我也要回北京念书”，就划分成“我——也——要——回——北京——念书”。这一番工夫要做得完全不错，先得逐一明白生字和难语。例如，“勾”字同“留”字，“踌”字同“躇”字，“蹒”字同“跚”字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呢？“一股脑儿”是不是“一股的脑子”的意思呢？这等问题不解决，词就划分不来。解决这等问题有三个办法：一是凭自己的经验，一是查词典，一是请问别人。

词划分清楚了，还要能够辨明哪些是最主要的词。例如读到“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”，就知道最主要